

瑪申卡

阿費諾蓋諾夫著

姜丽、林敏譯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瑪申卡

(三幕七場話劇)

〔苏〕阿·阿菲諾蓋諾夫著

姜丽林敏譯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А. Афиногенов
МАШЕНЬКА

据 A. Афиногенов: Пьесы
(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, 1956) 调出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96 号

北京建筑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统一书号：10069·135 字数 51,000 开本 787×1092 印 1/32 印张 3· $\frac{1}{16}$ 铅印 1

1958年 8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6,001—1,500 册

定价(7)0.30 元



瑪申卡和奧卡耀莫夫

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1941年演出《玛申卡》的剧照



瑪申卡和列昂尼特

前　　言

亚历山大·尼古拉耶维奇·阿菲諾蓋諾夫是苏联著名的剧作家、苏联话剧的創始人之一，于1904年誕生在梁贊省斯柯平城一个进步知識分子的家庭里。这个家庭对阿菲諾蓋諾夫的思想成长有很大的影响。他在中学讀書时，就曾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，并且总是走在先进的共产主义青年的最前列。1922年阿菲諾蓋諾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。1924年他毕业于莫斯科新聞學院。1924—1926年在雅洛斯拉夫市“北方工人报”做編輯。1926年他根据杰克·倫敦的小說改編了一个劇本——《冲向战壕那边》；此剧由莫斯科第一工人剧院演出，获得了成功，他也就担任了这个剧院的领导工作，而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活。1934年阿菲諾蓋諾夫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委员，担任了《戏剧和剧作》杂志的主編。

偉大的卫国战争一开始，阿菲諾蓋諾夫就被任命为苏联情报局文学处处长，194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不幸牺牲。

阿菲諾蓋諾夫的文学活动仅有十五年，在这短短的时期里，他写了不少优秀剧作：如《怪物》（1928）、

《恐惧》(1930)、《远方》(1935)、《西班牙万岁》(1936)、《亲骨肉》(1939)、《玛申卡》(1940)、《前夜》(1941)等剧。这些剧作直到今天仍然是苏联各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。阿菲诺盖诺夫的剧作和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生活有着血肉般的联系。他的剧本几乎全是取材于当前的现实生活。他善于观察、发现各种平凡生活现象的实质，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是反映当前生活的一面镜子，而且能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发展着的、苏维埃社会的、光辉的明天。阿菲诺盖诺夫的剧作特征在于抒情风格和政论性紧紧地溶化在一起，他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特别细致深刻，他的剧作充满了抒情的、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《玛申卡》是一部抒情喜剧。剧中的女主人公玛申卡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，她在苏维埃人的集体——成年人和同年人——的帮助下，战胜了苦难和孤独，在生活中找到了巩固的地位。剧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苏维埃社会的正义、道义力量和真正的人道主义。《玛申卡》告诉我们每个作父母的都要爱护自己的孩子，关心他们的成长。但有些作父母的自以为是关心自己的孩子，而实际上只是考虑自己——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生活等等，而对孩子却漠不关心。阿菲诺盖诺夫批判了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指出：“作父母也是一种职业，是每个有孩子的人的第二职业……这种职业是教育新生一代的艺术。”这个剧本歌颂了纯洁的、富有诗意的苏联青年，歌颂了他们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对老一辈的影响，以及他们

給老一輩帶來的幸福。

阿菲諾蓋諾夫的許多劇作已譯成中文，名劇《恐懼》（曹靖華譯）和《西班牙萬歲》（于伶譯）早在三十年代就與中國的讀者見面了。在新中國成立後，《前夜》、《瑪申卡》和《遠方》等劇也陸續出現在中國舞台上，受到中國觀眾的熱烈歡迎。

亞·尼·阿菲諾蓋諾夫在蘇聯戲劇事業的發展上做出了不少貢獻。他生活在人民中間，他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交織在一起，他是一位人民的天才劇作家，也是一位優秀的蘇維埃人，一位真正的布爾塞維克。

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

1958年6月

人 物

奧卡耀莫夫·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——七十岁。
瑪莎——他的孙女——十五岁（爱称：瑪申卡）。
杜曼斯基·巴維爾·巴甫洛維奇——四十三岁。
維克托尔——他的儿子——十六岁。
尼娜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——三十岁。
列昂尼特·鮑列索維奇(卡列耶夫)——三十五岁。
莫佳(瑪特蓮娜·謝苗諾夫娜)——五十岁。
薇拉·米哈依洛夫娜——三十八——四十岁。
謝尼亞——十六岁
辽丽雅——十六岁
迦丽雅——十三岁 } 中学生。

剧情发生在我們的时代里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奧卡羅莫夫的書房。房間里堆滿了書籍和紙張。書架上，地板上和奧卡羅莫夫當作床用的沙发上——到处是書。桌上總是擺滿了紙和書，只剩下很小一小塊地方可以工作。書房里有兩扇門，一扇通向飯廳，另一扇通向一間完全可以看得見的小過廳。小過廳又有扇門通向樓梯口，另一扇門通向廚房和飯廳。過廳里擺着書柜和箱子，墙上挂着電話機。奧卡羅莫夫坐在書房里的寫字台旁，正在工作。電話鈴響。莫佳向過廳里的電話機走去，她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胖的家庭女工。

莫 佳（對着電話筒）是誰？他不在家。什麼時候回來，不知道……好吧，我告訴他。（挂上听筒，走到書房門前，將門稍微打開）星期五學院里開會。七點鐘。

奧卡羅莫夫头也不回地哼了一聲。莫佳剛要走開，電話鈴又響，她停下來拿起聽筒。

不在家……啊，那麼您等一等，我問一下。（對着門內）是毕爾謝耶夫碩士。他說，您叫他打電話來，

談談毕业論文的事。（下。）

奧卡耀莫夫（站起来）我來跟他說。（走进过厅，对著電話）您好。我已經讀过了。嗯 噤……怎麼給您說呢……

前門响起很低的鈴聲。

等一等。（开门，又回到電話机旁。）

瑪莎走进来。她是一个顴骨較高的，怯生生的姑娘，就她的年齡來說她的个子很高，穿着一件长短不合身的单薄的秋季大衣，手里提着一个背囊。奧卡耀莫夫不理睬她，繼續打電話。她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，听着他說話。

奧卡耀莫夫（对著听筒）依我看，相当差。更准确地说，根本不好，简直坏透了。劳駕您听着，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达琦舍夫①仅仅發現了“俄罗斯眞理”中的諾甫哥罗德年鑑②。可是您是怎么写的呢？（越来越冒火）这不是毕业論文，是抄襲！沒有一点自己的思想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您忘記怎么工作了，嗯，嗯……整天忙着开什么討論会、座談会，可是科学不喜欢會議。（挂上听筒，看着瑪莎）莫佳，来找您的。（走向書房。）

瑪 莎 我是找您的。

~~~~~  
① 达琦舍夫（1668—1750）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。——譯者注。下同。

② 基輔俄罗斯法典（11—12世紀）。

奧卡耀莫夫 什么？（瑪莎默默地把信递给他）嗯，是信吗？

好，我一定看。答复，写信告诉您。（走进书房。）

莫佳走进过厅。

莫佳 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亲爱的？

瑪莎 我不知道。我给祖父带来了一封信……

莫佳 他怎么会是你的祖父呢？他是科学院院士。

瑪莎 我……我是他的孙女，瑪莎。

莫佳 噢哟！瑪申卡？尼柯萊·瓦西里耶維奇的女儿？哎呀，上帝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是从那里来的？（泪流满面）啊呀，我的苦命的亲孩子！啊呀，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，上帝啊！（跑进书房）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，您到底是怎么啦？您的去世的考立卡的女儿来了。

奧卡耀莫夫 什么女儿？（立刻拿起信来念。）

莫佳 瑪申卡。（低声地）我看，大概她媽媽也死了。  
所以她就来了。

奧卡耀莫夫 她媽媽？不，她媽媽活着……是啊。（念信）“說起来太复杂，而且又何必解釋瑪莎在我的新生活里的地位呢……我只說一点：跟您在一起，她会过得好些……”跟我在一起会好些。太太，您怎么知道？难道我是媒婆？（激动地）她挑唆我和儿子吵架，她把尼柯萊从我身边搶走，带到了西伯利亚去！她已經有十五年沒有在我眼前露面了，可是現在，好，拿去！“把我的女儿给您送来，收养

她吧！”这算什么？

莫 佳 唉，上帝啊，您小声点，她会听见的。

奥卡耀莫夫 她在这里？嗯，不过，当然啰，她又能在那儿呢？……（在书房里踱来踱去）呸！您看吧，这算什么事！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说送就给我送来了一个外人——“收养吧”。

莫 佳 她怎么是外人呢，是您的孙女儿呀！

奥卡耀莫夫 噢！得了！我当不了祖父……她会吵啊，叫啊，淘气啊……我和孩子們处不来，再說……我已经不习惯跟孩子們在一起过了。……

莫 佳 她不会吵的，我教导她。睡觉嗎——厨房里也行，跟我在一起，那儿挺宽敞。

奥卡耀莫夫 好象倒霉的事还嫌少似的！厨房里！主要的是，她的脾气准和她母亲的一样……呸！她几岁啦？嗯，快十五岁啦。比方說，再过上个三五年就該出嫁了……把丈夫也带到家里来……然后再生个娃娃，尿布就晾在我的書上。看吧，瑪特蓮娜·謝苗諾夫娜，这就是远景。

莫 佳 您还是叫她进来，和她打个招呼。

奥卡耀莫夫 嘿，嗯。叫她来吧……床就铺在饭厅里好了。

莫佳走出去。奥卡耀莫夫在书房里走来走去。

莫 佳 （对瑪莎，溫柔地）去吧，去吧，别害怕。他只是看起来蓬头散发的，你照实把一切都告诉他，

他就会变和气的。（电话铃响。拿起听筒）不在家！

（把玛莎送到书房门前，然后回厨房里去。）

奥卡耀莫夫 嗯，你好啊。这么说，是孙女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有想到。嗯。（停顿）你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玛 莎 没什么。

奥卡耀莫夫 真的没什么？

玛 莎 （稍停）妈妈结婚了。

奥卡耀莫夫 噢！我明白！新的家庭。第二个丈夫。真快！第一个死了还不到二年呢！（哼了一声。转过身来对着书）应该坦白地讲：我不赞成你妈妈的行为。是的。是她从我身边把我的儿子带走的。我儿子本来很可以成为一个大科学家的，可是，为了你妈妈……他走了，放弃了科学，当了一个普通的医生，就死了……就是这样……他临死前我都沒有和他见上一面，你妈妈都沒有写信告诉我他生病的事。

玛 莎 （突然地，勉强忍住眼泪）您不能这样！您不能这样說我妈妈！（迅速地走到门口。）

奥卡耀莫夫 慢着……你要到哪儿去？

玛 莎 去哪儿都行。

奥卡耀莫夫 呷！（追上玛莎，拦住她的路）你听着，不能这样。你是来找我的。我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对你负责。我同意不談这个題目，既然你認為……嗯，请坐。（让玛莎坐在圈椅上）不管怎么样——你反正是来了。这是事实。我是事实的拥护者。所以我们

不管怎么样，也得把这事談妥。

瑪 莎 我最好走。

奧卡耀莫夫 到时候，你会走的。等你长大了再走。暫時你还得在这里住下。嗯，就比方說，住在飯厅里。我應該預先告訴你，我是一个人过日子的，整天工作……甚至于很忙。我不喜欢別人妨碍我。嗯。所以我書房里的东西，特別是这張桌子上的东西，請你千万不要乱动……你念几年級啦？

瑪 莎 八年級。

奧卡耀莫夫 得把你安插在一个学校里……嗯，你爱母亲当然比爱父亲深……不过，我們不用提这些了。你一路上很累了。休息一会儿。莫佳会拿东西給你吃的。

瑪 莎 不想吃。

奧卡耀莫夫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？

瑪 莎 （突然哭起来）回家。

奧卡耀莫夫 噛。嗯。你看，掉眼泪了。回家！現在这里就是你的家。（瑪莎揷头）我請求你別哭。我們來研究一下。我写封信給你媽媽。但是在这以前，你得……这个……忍耐一下，嗯，嗯。（过厅里的門鈴响起）这是来找我的。勞駕，你去开一下門。（瑪莎走到过厅里去）呸！我算是活到这一天了！

瑪莎在过厅里打开門。列昂尼特·卡列耶夫走进。

他身材高大，体格不很匀称，举止豪放；他没带帽子，

虽然已是深秋的季节，还敞着大衣。

列昂尼特（看見瑪莎）請原諒，我走錯門了。（隨手关上門。）

瑪莎想走，但是敲門声又使她停下来。她开开门。

还是那个列昂尼特。

列昂尼特 請原諒，我沒有走錯門。不过这里过去住的是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·奧卡耀莫夫……那你是誰呢？

瑪 莎 他是我的祖父。

列昂尼特 噢噢噢！这么說，他有了孙女了！真妙，簡直太妙了！您好。（瑪莎伸出手，列昂尼特吻瑪莎的手。）

瑪 莎（非常窘，輕声地）謝謝……

列昂尼特 我想象得到，現在他是多么幸福！孙女！尼柯萊·瓦西里耶維奇的女儿！我應該恭喜他。不，咱們一道进去，一道进去！（和瑪莎一起走进書房）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！（拥抱他）亲爱的老头，恭喜您！有孙女儿了！她长得真象您。您瞧，眼睛，鼻子的模样，还有嘴……等她上了年紀，她会更加象您的，沒錯！如果不是秘密的話，請問大名？

瑪 莎 瑪莎。

列昂尼特 美妙的名字。既文雅，又有家常味儿——瑪莎。瑪申卡！啊，我多么替您高兴啊，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！在您的生活里，样样俱全，恰好就缺少一个孙女儿，缺少孩子在屋里的鬧声。

奧卡耀莫夫 嗯——嗯……

列昂尼特 您正缺少孩子的一双小手把您的这些紙張全  
給您从桌子上扔掉……

奧卡耀莫夫 �恩——恩。我看得出，您还是跟往常那样  
兴致勃勃，列昂尼特·鮑里索維奇。

列昂尼特 可不是兴致勃勃！多么出色的孙女！瑪申  
卡，您清理您爷爷的桌子的时候，顺便把这个装墨  
水的药瓶子給扔到窗外去。打我記事的那天起，我  
記得这个瓶子就一直在那里放着。您去买一个墨水  
瓶。要大的，带銅蓋儿的……您答应嗎？

奧卡耀莫夫 �恩——恩。您最好讲讲您自己的事吧，列  
昂尼特·鮑里索維奇，您这一陣子鑽到什么地方去  
了？半年沒見您的面了。

列昂尼特 在草原上流浪，瓦西里·伊万諾維奇。我們  
的生活就是帳篷和小鍋，靴子和地图口袋。選擇建  
筑黃銅联合制造厂的地点。您想想看，我可真沒想  
到，单单选中了我的設計。賞了我三万卢布奖金。  
怎么样？我現在是一个有錢的未婚夫，或者最好  
說，是个美国山姆大叔。我是来送礼的。送給您什  
么呢，瑪申卡？（瑪莎沉默不語）我給您买一輛摩托  
車。

瑪 莎 不，不……不用。

奧卡耀莫夫 �恩——恩，你去吧，瑪莎……

列昂尼特 到哪儿去？瑪申卡，你別听他的話，他要是  
罵你，你也別难过，反正一切都照你自己的意思